

植物小传

艾蒿与菖蒲

姚中华

端午挂艾,由来已久。每到端午来临,人们将所采的艾草扎成人的形状悬挂在门户上。晋代记述地方习俗和风土民情的著作《风土记》有载,端午“采艾悬于户上”。

艾草是一种多年生草本植物,叶状如蒿,枝干和叶片都有一股浓烈的辛辣香味。人们早就发现,艾草具有温经、去湿、散寒等功效,很早就用于治病。《诗·采葛》就记载有:“艾所以疗疾。”孟子也用“求三年之艾”规劝想成为君王的人,遇事不要像得病一样,病久了才去寻找治病的艾草。也许正因为它有驱除病邪的作用,从而被人们视为端午驱邪辟毒之物。

其实,在我家乡,艾草是一种平时不被人关注的植物。人多地少,庄稼人靠刨地为生,即便是田间地头巴掌大块的地,不是种上几棵青豆,就是栽上几棵辣椒,自然没有艾草生存的空间,只有在沟坎、陡坡甚至乱坟岗才有它们立足之地。

儿时和姐姐一起去割草,最嫉恨的就是艾草。但凡牲口能吃的草,早已被村中的小伙伴割去好几遍,很难找到。而一株株艾草却长得碧绿、葱茏,踩进去,能没过膝

盖。艾草气味浓烈,猪不吃、牛不尝。因此在我姐姐眼里,那些艾草是真正的野蒿,似乎一点作用都没有。姐姐常常气不打一处来,取出镰刀朝着艾草一阵乱砍。青嫩的艾草有的被割去蒿头,有的被拦腰砍断,绿色的杆子冒出一滴滴白色的浆汁。我想,那一定是艾草的血液。

艾草平时无人问津,每到端午临近,村里人似乎才忽然想起它来。母亲照例砍一束艾草插在门楣之上,也将心中的虔诚高高举过头顶。

在流水般的日子里,母亲年年如此,期待一束艾草能保佑一家人平安。

菖蒲

谷雨之后,雨水开始一遍遍清洗着菖蒲的叶子。远远望去,菖蒲像是一片绿色的云朵,成为水边一道独特的风景。

其实,整个春天,菖蒲一直都在自己的一方小天地里默默生长。家乡有一种说法,菖蒲先于百草而生,菖蒲发芽,便是人们下地耕作的时候。

菖蒲是一种水生湿地植物,与一些野生植物一样,有着极强的生

命力。它们似乎有意避开人们的视线,专挑湖、塘岸边阴暗潮湿地带生长,在角落里默默壮大着自己的家族。端午来临,菖蒲已经在水边茂盛一片,靠近它,会嗅到空气中流动着一股辛辣的气息。

菖蒲的叶片细长,顶部尖锐,有“叶如刀剑”之称。特殊的叶型,加上散发出浓烈的辛辣气味,菖蒲成为先祖在端午之时必采的植物。“端午佳节,菖蒲作剑,悬以辟邪。”《燕京岁时记》上说:“端午日,以菖蒲、艾子插于门旁,以禳不祥。”

菖蒲枝干坚挺,叶翠如玉,自带高洁。古时人们把它与兰花、菊花、水仙并称为“花草四雅”,许多文人墨客对它偏爱有加。苏轼就对菖蒲情有独钟,把它放在几案上,还写了一篇《石菖蒲赞》加以称赞:“节叶坚瘦,根须联络,苍然于几案间,久而益可喜也。”

菖蒲的香味带有一种特殊的辛辣气息,在我家乡,人们给它取了一个与香味相反的名字:“臭蒲草”。成熟后的臭蒲草,会开出一一种形似蜡烛的花朵,燃烧也会发出一种辛辣的气味。过去家贫买不起蚊香,夏夜,我和弟妹常常采集它,点燃用来驱赶蚊虫。

在民间医方中,臭蒲草是一种镇痛良方。有一年,母亲牙痛难忍,让我去水塘边挖来臭蒲草的根茎,洗净切片块,塞在疼痛的牙缝里。一夜之后果然起到了奇效,母亲钻心的牙痛消失了。

从此,我对被称为“臭蒲草”的菖蒲也另眼相看。



金光 李海波 摄

蔬菜小令

茄子

李凤仙

爸爸让人捎来一小袋茄子。

我打开袋子,每一根茄子都跟紫杨梅果似的,莹莹发亮。这一根长过半尺,匀称光洁,那一根不少八寸,一星半点的疤痕都没有。茄子是和着露摘的,半上午了,还凉润凉润的,蒂尖昂昂的,和花一样张着、扬着。一个个小牛犊的稚角一样的茄子,紫玉样妩媚,惹得人心发糯。

爸爸爱种菜,如同他爱看书,菜园里应季菜接力得几乎天衣无缝,菜盘子的时鲜菜总是轮番登场。爸爸种菜走的是“怀旧路线”,拿他的话讲,他的菜不知道世上有化肥,也没“吃”过药。因此,爸爸的菜还是爷爷那时候的味。辣椒拽满枝,茄子挂纽纽了,玉米插棒子了……他不仅隔三差五打电话要我回去取菜,还拍照,不会美颜,不会拉镜头,但那些鲜活的菜都像会说话。

我常常经不住父亲的电话,也经不住那些蔬菜的诱惑,就会答应爸爸,爸爸总是十二分欢喜地说:“好!好!”大弟在南京定居,谁要是去大弟家,爸爸除了准备大包小袋的鸡鸭蛋猪肉让人带着,还有一些现摘的时令菜。千里迢迢带一些小菜,我们都觉得不太合宜。但爸爸眉头一皱,拉下脸,锐声说:“你们不懂。带去。”吃饭时,大弟吃爸爸的萝卜白菜,絮絮叨叨说好吃,弟媳和小侄一个劲赞好吃。远离爸妈的大弟,吃一回爸爸种的菜,便回了一次童年。

我最喜欢的还是爸爸种的茄子。蒸茄子最方便,将茄子拉斜口子,在碗里倒适量香油,蒜碎不能少,少量的酱与腌红辣椒片同蒸。估摸熟了,揭开锅盖,香气腾空而起,人快活得恨不得放声歌唱。

煎茄子我也吃不厌。但也只有爸爸的茄子煎了好吃,厚墩墩的茄子片,在香油里一煎,两面淡黄,茄子片软绵绵、弹颤颤的。煎茄子,如果佐以自家祖传酿的酱,时光仿佛又回到从前。

爸爸每年都会摘一些茄子做茄干。茄子不老不嫩时,切长条,晒干,经阳光揉摸的茄子,体香融进了清风、阳光、月光、露水,各种味道贯通,香味更为浓郁。下雪天或者过年,清炒或者用来烧肉,谁看了都会眼馋。

流年碎影

在麦子的生命中轮回

张永春

我站在麦田边,掐几根麦穗,像小时候父亲教我那样在手心里揉搓,吹去糠皮,将麦粒倒进嘴里慢慢咀嚼。

天蓝得纯粹,如同颠倒过来的一片汪洋,深不见底。几朵浮云犹如大海上白色的浪花,似乎从海面上泛起后就被暂时定格在那里。苍穹下是一直延伸到天尽头的青绿麦田,与那片汪洋连成一体,就像我小时候在美术课上涂抹的一副蜡笔画,色彩明快。

父亲在麦田里劳作,身后田垄上,整齐排列着一堆堆连根拔起的野草,像是父亲在麦田里写下一连串省略号。父亲脱掉浸着汗水的黑色夹袄,顺手放在其中,他尽量压低身子,右腿半跪着,左手撑地,右手

使劲去够前面的一丛麦瓶草。此时他像是在用一种奇怪姿势向大地跪拜,或者说向天祷告。他要抓住雨水到惊蛰这段时间,赶在麦苗返青前清

理掉地里的杂草。

麦瓶草刚开出紫红色瓶形花朵,茅草倒三角形的种子还没成熟,早出晚归的父亲终于将它们和其它草一起清除完。麦子拔节时,一天蹿高一截,像青春期疯狂长身体的儿女。父亲每天都要去地里,生怕错过了陪伴子女成长的重要时刻。

谷雨后不久,麦子随后几天进入扬花期。按理说这几天麦子不需要怎么管理,可父亲反而比平时去麦田里次数更多,小麦开花和其它植物不一样,先从麦穗中间开始,然后是上半截,最后才是下半部分。第一天回来,父亲说小麦开始扬花了;第二天,他说花是淡黄色的了;第三天父亲最高兴,说花基本上开过了。小麦扬花期总共只有两三天,每朵花开放时间也只有不到半个小时,但这半小时,却决定了一茬小麦的收成。如果不巧遇上阴雨天,当年小麦多半会减产。

扬花期过后三五天进入小麦灌浆期,一个月左右之后,小麦成熟了。父亲说,在他小的时候,一到春夏之交,家家户户几乎都没剩下多少余粮,只能靠野菜和少量粮食维持到新一茬麦子收割。有一年这个时节,家里来了重要客人,晚饭时,母亲用家里仅剩的一点小麦粉给来客做了一碗汤面。当她端着那碗面刚走到客人跟前,一只甲壳虫不偏不倚飞进碗里,母亲一着急,假装饭碗烫手,趁

